

# 一门三院士的报国家风

202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6 月 24 日在京揭晓,李德仁院士、薛其坤院士获得中国科技界崇高荣誉。

李德仁是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测绘遥感对地观测水平。他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位及测图核心技术,解决了遥感卫星影像高精度处理的系列难题,带领团队研发全自动高精度航空与地面测量系统,为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家族中还有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弟弟李德毅和堂弟李德群,共同书写了“一门三院士”的传奇。

## 一门三院士,家风永流传

在江苏泰州市姜堰区溱潼古镇上的院士旧居,厅堂上至今悬挂着 80 字李氏家训: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勤学,车胤孙康,弦歌雅乐,翰墨传香,尊师益友,孝德永彰,和亲睦邻,扶幼尊长,敬德修业,发愤图强,女红针黹,娴淑贤良,诗书共读,兰桂齐芳,扶贫济困,造福一方,克勤克俭,家道隆昌。

李德仁院士表示,这是他曾祖父留给李氏后人的训诫。从他小时候起,这则家训就一直教诲着他和家人,特别是“爱我中华 兴我家邦”8 个字为他的科学人生指明了方向。

李德仁院士:让测绘遥感强国惠民

李家三院士均有出国学习经历,无一例外,学成后都选择了回国。

1963 年,李德仁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2000 年并入武汉大学)航空摄影测量系,1985 年,他获得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归母校,任教至今。

在德国留学期间,李德仁就提出了误差可区分性理论和系统误差与粗差探测方法,解决了测量学上的百年难题。归国后,他全身心投入祖国的遥感事业,推动了我国测绘遥感技术从跟随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胸怀祖国,不懈创新,是李德仁科研人生的关键词。85 岁高龄的李德仁院士荣获中国科技界的至高荣誉后,随即宣布了一项震撼人心的决定——将其所获奖金 800 万元人民币全额捐赠。这笔巨额奖金将被用于推动教育与科研事业的发展,充分展现了这位科学巨擘对于培育下一代创新人才的深切期望与无私奉献。

李德毅院士:探寻未来人工智能之路

李德仁的弟弟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咖”,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著名人工智能学家李德毅。

李德毅 1967 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现东

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1983 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李德毅决定回国工作。

在智能驾驶领域,李德毅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的团队在国内首次完成了北京至天津高速公路的全程无人驾驶,率先实现了世界第一辆无人驾驶公交车在郑州至开封的开放道路无人驾驶,并多次在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中夺冠。

李德群院士:在材料领域耕耘,专“注”科技报国

从空调到手机,我们日常所见的塑料外壳上那层仿金属涂料,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外观,也增强了耐用性。这些成就,归功于智能型塑料注射机的高效运作。李德仁院士的堂弟,李德群院士,以其数十年的专注和创新,为我国这一关键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8 年,33 岁的李德群进入华中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68 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他下放到县城当了 10 年技术员。后来回归校园,重

新拿起课本,他深知科研机会的珍贵。在导师肖景容引导下,李德群确定了研究方向——塑料注射成型模拟,从此走上了科研的快车道。

1987 年,李德群为美国 AC-Tech 公司开发出商品化二维冷却系统分析软件后,收到了留美工作的邀请。但是,怀着科研报国的坚定信念,他毅然选择回到母校,参与筹建塑性成型模拟及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率先开创数字化材料成型研究的新方向。

他创建的表面模型技术已成为国际主流,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李德群的杰出贡献也获得了广泛认可,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 1 项、国际先进成型技术学会终身成就奖以及湖北省首届杰出人才奖等荣誉。

2022 年 9 月 5 日,李德群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 78 岁。(据“北京科技报社”微信公众号 段大卫、蔡景禾、孔家瑶、屈芷慧/文)

尔效应就是不同于量子霍尔效应,不需要外加磁场这个条件下,电子仍然能像高速公路的汽车一样高度有序、一直向前运动的这么一个规律。

自 1988 年起,不断有理论物理学家提出各种方案,但在实验上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全世界顶尖的研究组都想攻克这个难题,薛其坤团队也是其中之一。

2012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薛其坤收到学生的短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他抑制住兴奋,迅速返回实验室,组织团队成员,设计方案,多次重复验证。经过 2 个月的集中测试,团队得出了完美的实验数据。他带了两瓶香槟,和团队成员一起庆祝。这一成果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轰动。

物理学家杨振宁评价说,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据央视新闻 6.24)



# 赢家

(马来西亚)黎紫书

她忽然觉得应该说了。就在他们的金婚纪念晚宴上。

这是儿孙们办的宴席,亲朋好友都来了。五十年啊,二老恩爱如昔,谈何容易!他们一生节俭惯了,自然不愿这般铺张,但拗不过小辈。想想也对,他们活到这把年纪,一辈子胼手胝足地养家,这晚年的福难道受不起吗?

就在切了蛋糕后,老伴儿被请上台说点感言、谢词什么的。那老家伙喝了点儿酒,兴致便高了,越扯越远,说起以前打拼吃苦的事。说到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差点儿没淌下老泪。他看了一眼台下的老妻,不无感激的意思。“那时候一家人要吃饱饭可不容易了,孩子还得上学,不时生点儿小病,被

讨点儿小债,我们没多余的钱,顶多将每月省下来的钱买一张彩票,就当买个希望,希望老天垂怜。”

她微笑,却不禁红了眼眶。往事历历在目。就在那一刻,她意识到这便是她等待了几十年的时机,该说了。

“其实他说得不对,我赌过的,还大大地赌了一局。”到她上台说话时,便直接说了,“那一局,在三十多年前,我赌了个天文数字。”

人们哗然。老太太怎么啦,也没见喝多少,不像在说醉话。她洞悉众人的心思,包括她老伴儿的诧异和疑惑,便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时他把彩票交给我,每个月开彩时都由我去核对。有

## 比早晨更早的一个时辰

刘亮程

在大地还一片漆黑的时候,一个人心中的天悄然亮了一堵土墙耸在村里,一捆柴火堆放在院子里……干活的人却不见了,或许他去做另一件事了,也可能接着睡觉去了。他自己的天早早地亮了,又早早地黑了。原先看得很清的一些事渐渐看不见了。也许是被自己干完了,也许活儿悄然隐匿了。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活儿迟早还会出现在一生里的。(摘自《一生的麦地》人民文学出版社)

朋友画荷,画得较多的是夏荷。那些墨色夏荷,浓浓淡淡的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以群居的状态熙熙攘攘地存在,像一群少年春日里放学归来,一身的蓬勃朝气。朋友画的夏荷,是青春的、明媚的,带着一些洒脱与自得。很少见到能把夏荷画出霜气的。

从前买过一本金农的画册,画册里有一幅荷叶图,墨色冷寂,一片荷叶,在一朵莲花之下,大如玉杯,仿佛里面盛了冷香,盛了一生的霜。那荷叶与荷花,还有最下方一朵嫩荷,在米黄的纸上互相扶持,有一种古拙感、一种凝滞感、一种黄昏感。我看了,心里凜然一惊,原来在盛夏的接天莲叶之间,还有那么一两片叶子暗暗起了霜。那是精神世界的霜。

朋友说,他画过太多荷,可是很难画出金农画的那种霜气。在省城某座艺术馆的展厅里,我欣喜地见到朋友画的一幅与众不同的荷。在这幅荷里,有一种难得一见的霜气,一朵红色小蕾将开未开,小蕾身下,一片荷叶拦腰折下身子,昔日圆盘似的叶面已经枯皱得如锈蚀的铜钟——那是秋荷,墨里添加了一点赭石。借助赭石,他在水墨画里糅了一点西洋油画的技巧,秋荷的斑驳枯老,便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

画出霜气,不仅要靠墨、靠色、靠技法,还要有浩浩大半生的风烟岁月做底子。敬重霜气,那是直面和认领人世的空旷和寒气。生也有时,败也有时,尘世间的霜,懂得默然品之,这是中年人的胆气。

(摘自《博爱》)



一次,我兑出了个二等奖来,奖金八十万元。”她有点儿紧张,得先清一清嗓子,“我那时兴奋得很,马上跑去他工作的地方,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也真是乐昏了头,还穿着木屐,在街上没命地跑。”

“可是我一边跑,一边冒冷汗。我在想,有了这些钱,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可以有新房子、车子、新衣服,孩子有好吃的,可以上好学校。可是,现在有了这些,以后呢?”她缓缓抬起头,看向半空,似乎那里上映着当年的一幕。

“那个‘以后’让我头脑里出现一片空白,我什么都想不出来,忽然感到很害怕。”

“我真笨,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人在街头呆立了好久。后来,后来,后来……”也许因为全场一片寂静,气氛很诡异,她忽然没了说下去的勇气,涨红了脸开始哽咽。正尴尬时,一只苍劲的手搭上了她的手腕。

“还说什么呢,今晚不就是后来了吗?”(摘自《余生》花城出版社)

我认识一个旅行品牌的老板。他的品牌很“高大上”,会让你联想到背包客、远方、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等等。可是做这些事的人毕竟是少数,只做这些人的生意,公司不就赔了吗?

那位老板跟我说,资深旅行者对他们业务的贡献率不到 10%,其他 90% 的业务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时间去旅行,但是有旅行理想的人完成的。说白了,他们买这些产品不是为了旅行,而是为了买一个理想、买一个符号。

但这不是没有用的。就像我,大批大批地买书,其实真正读的可能就是其中的 10%,剩下的只是翻翻而已,很难细读。那些翻翻而已的书会成为我求知路上的路标,我也许永远都不会走近它们,但它们让我的求知欲获得了方向感和位置感。

理想有时候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让我们正在做的事变得更有意义。

(摘自《启发》)

孤独,分秒都是寂冷的煎熬  
失爱空巢老人,让温暖回家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